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圭峰集卷二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瓚

謄録監生臣王天禄

謄録監生臣李永寧

集部六

圭峯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圭峯集三十卷明羅玘撰玘字景鳴江西南城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肅事迹具明史本傳玘以氣節重一時其乞定宗社大計二疏及上李東陽書皆言人之所難言其文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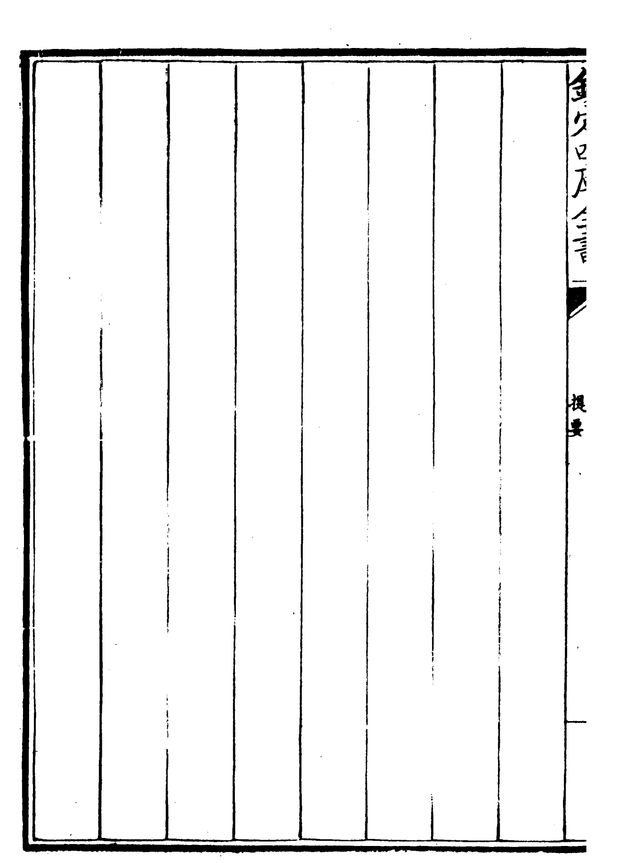
橅韓愈戛戛獨造多掩抑其意迂折其詞使人思之于言外陳洪謨稱其為文必嘔心積慮至扃户牖或踞木石隱度逾旬日或歲時神生境具而後命筆雖數易稿不憚葢與宋陳師道之吟詩不甚相遠其幽渺奥折也固宜而磊落嶔崎有意作態不能如韓文之渾噩亦緣於是殆性躭孤僻有所偏詣歟然在明人之中亦可謂為其難者矣明制以翰林

教習宦官謂之內館據玘所作白江墓碑蓋嘗充是任者故集中諸文為宦官作者頗多雖玘之風槩可以共諒于後世然其為微瑕不止陶集之閑情顧一一録之是所不可解也周亮工書影稱玘集一刻于盱眙再刻于南國子監又有武進孫氏本今皆未見據此本所叙則初刻于常州再刻于荆州板皆佚嘉靖五年陳洪謨得荆州本六卷又得續集

二卷奏議一卷彚而重刋後其鄉人黄端伯又於玘曾孫寛處求得逸稿合原集編為三十卷是其集輾轉增加已非其舊兹數篇者毋乃端伯所增入歟此本為康熙庚午玘八世從孫美才所刋編次頗無體例如文以壽文為冠而以奏議列襍著後詩亦以壽詩為冠而名之曰古樂府又以詞置賦之後詩之前皆為顛舛云乾隆四十三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圭峯集卷一

明 羅玘 撰

序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馬公榮壽詩序

初鈞之東南隅望氣者以為有異氣焉鈞今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馬公之鄉也公以宣德丙午生生而有異質識者遂以其兆歸公公之為童也日臥凡兒百十于地

下識者又無不曰是異人也相與保抱之屬望之後二十有一年公果起賢科登進士入臺為御史遂為按察使為大理卿為副都御史進都御史為兵部侍郎進兵部侍郎加太子少保十有五轉而至今太子太保歷事睿景純三皇帝凡四朝而至于今皇帝始大用為元老所至秦晉閩楚淮遼蹤跡徧天下而握兵居中也為多上之賜金賜幣賜楮幣賜少牢賜宫錦者前後無算而蟒服之賜殊賜也所事所與事事與人所事者日之所

接漚汩塵坌乎前亦莫可記憶而凡四海九州蠻荒絶域之人人莫不慕慕莫不恨其未見公也葢公在仕凡四十有七年其遭遇如此亦榮矣孰不榮公年亦七十有二矣而形神日益彊亦壽矣亦孰不壽公以為是不可望而及曰公異人也然不知世固有竊位而榮全軀而壽者矣是何足以異公哉不觀河之源於火敦乎繞崑崙萬餘里合百川而出之其破山穴谷萬雷入地之勢甚可畏也何物巨防而能保其終無穿鑿激射之患

哉及其遇砥柱也則泊然安淰然沉醧而下焉常流等耳非河之至此而頓能殺其勢也以砥柱障之也而天之將昌人國也亦必有黃髮之老殿乎其間巻婁暖姝而實齦齶鋒芒觚稜廉隅坦坦夷夷施施千千而卒然臨之屹乎高不可踰可以銷患於未萌而用戒不虞其亦砥柱者乎若公是也謂公曰異人也其不在兹乎是公所以為邦家之榮國脉之壽而謂為公一身一家一鄉之異者其然耶其不然耶凡公之屬吏熏公之久者

類能言之而又歌之遂以為公壽而欲永永其傳于千萬祀使南城羅玘序之

壽弋母太孺人八十詩序

弋母高太孺人八十詩弘治十年十月五日癸酉成明日甲戌聯為大卷又明日乙亥壽期也用樂導入弋氏壽于母所及門其有豸衣山立並扉烏革而拱迎嚮而肅入者必尚潔也於母為季子於予為丁未同年於朝署之列為監察御史其末召入也令東鹿有聲譏輔閒

為循吏而其末為東鹿時使東方為名進士在太學為魁然名人是則吾今日之趨壽者無不知曰是母也教使為之是教吾友也吾是以有今玆之詩而以為壽或曰尚潔於母為末娠季生也則尚潔代人也代為晉鄙晉人言焉然吾觀天下之季生者無不幺麽尾瑣纍綴而眇涼其肌膚委和之既薄而鷇翼之力又衰也尚潔玆其幺麽耶顧甚碩其尾瑣而纍綴耶顧甚壯然則非其季生也耶其繫諸母也不獨其教然也故夫赤也東

帶可使擯於賓客點也不揚幾見失於聘賓晏子寢而楚侮潞公壯而敵驚九尺十尺之軀古無重於國乎而亦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母與焉是母也宜有今太孺人之封而天之厚之常在有功於國者又宜有今玆之壽雖然吾不謂之壽也名壽為上身壽次之崔山南高祖王母年高無齒飲乳而康寧是之謂身壽陳文惠公之母教子之嚴至於捽之碎魚而不顧人曰嚴母也到于今誦之歐陽文忠公之母鞠公以四歲之童而至於為

世宗師人曰慈母也到於今誦之是之謂名壽今母有歐之慈而又兼陳之嚴其名壽固有在矣崔之身壽足論予詩凡八十篇意錯出而未會於一必有序也予括而為之

夒壽圖詩序

夒壽圖方廣盈丈餘下繫以詩中坐服熊羆者一人配坐者一人嫗也服如之左侍者一人服亦如之右侍者一人豸服也被褫而嬉者一人予不知其何也就視之

坐服熊羆者其顛皤然而容渥然於錦衣致仕潘侯惟肖予於是益意求之侯之孟子千户杰其左侍而亦服熊羆者𡡉仲子監察御史楷也其豸服者𡡉千户之子炳炳之子嬰兒也於侯為曾孫其被褓而嬉者𡡉前此十年予憶飲于其庭壽所謂六十矣今其尊匜罍簋具在佐食者若酌而獻侍者若斟而趨豈七十其遭也而又將飲如前𡡉而見是圖於予者又炳之婦翁張君也予以是語張君張君曰然予益愕而重有感焉侯在天

順間偵事最號知名于時新取太阿之柄於人手而持之其再礪之鋒電爗而日光於偵事者乎寄焉吾意朝椹人胃夕碎人首蹴蹋髏於地糞九耳其在于今天定而還之侯也而天何貰侯如是哉或者天其亦悖乎於乎此張湯之所以宜有後而世儒昧焉仰疑于天至今譊譊也夫天固欲豪猾者如虎狼虺蜴之毒其類乎刑之所設正所以禁之也而湯之所詆詆此輩耳則湯實與天者遊而天之福湯非私湯也昔於湯也不私而顧

今私於侯哉由是觀之天顧世儒姑息茍且之見足以盡之哉侯之榮名於湯遠甚殆食報而未究者而吾與千戸御史游陰閱其四世人可侯可將可相即嬰兒亦英物也而亦駸駸何難張氏乎況張氏徒一安世而不能回遷固之筆吾哀之使潘氏世世有如安世者持盈引長之則史氏者固宜以世家待之何至如遷固以如是傳湯哉而世儒因習譊譊者亦可以頓息矣是則予所望也然固因張氏之盛而推本湯母之賢得思齊詩

之意而茲侯之成立金宜人亦有助焉圖之配坐者是已他日傳播之盛亦將推而及之乎固吾作史者之家法也敢豫以告圖與詩稱壽事誠末事

東坪吳氏族譜序

民之初生固若瓜瓞然嘗觀圃人之藝瓜也歲畜其種常百倍焉時至而種之勃然而生也秕者固半矣生而礫之閡者墊固翹蟻而穴者苞固萎又半焉繁則從之析之疏則從之足之此圃人之所敢知也若其葉之沃

然脂蔓之虬然蟠愯其脆而飄風折焉此圃人無如之何也故曰百苗之春不如一實之秋也日至之時瓞於咫尺瓞於尋常之閒不能瓞與瓞而黄落者葢無筭矣其固有稿其瓤以嗣歲者矣天地一大畦也造物者圃人也人則瓜也人之有族猶瓜之有本也天下之族亦多矣其有盛有衰有嗣有絶也猶其生之秖者半飄風之害也一族之有盛有衰有嗣有絶也猶其一本之或瓞或否或斗石之似之不一也至於造物亦有時而病

猶圃人能於始而不能於終也然吾嘗見割瓜之本者矣明日圃人抱腐瓜而棄於道而人之於族路人也且不知其出也猶割也而未見造物者之棄腐人何哉南城東坪吴氏徙自西蜀閬州所謂一府君諱宣者其始祖也今居東坪仕版之屬銓曹産籍之係民部皆不在其縣人下其先仲倫伯仲又族之白着者也患其譜之無修幣聘朱晦翁先生圖而新之子因往嘉津謁族適東坪吴氏子憲綱乃吾族叔祖仟長逸清之孫壻也談

飲間備述社倉書樓先賢遺跡因出其譜牒而求序於予予方慨世之割其族者猶瓜之割其本也伸倫非獨不割也且將培之凡培瓜必盛瓜族偶同也請試培焉以觀其何如

送熊君考績還光化序

漢旣過均至光化北岸始得平地陸出襄鄧皆康莊逵衢輓牽車牛以臨中原然其南岸尚皆山也次水之山且硱碖磂砢錯以壤地為穀城為竹溪為房縣更入數

驛則環連縷結巃嵸崒嵂陰森蔽翳莫可名紀西極利閩南接夔巫東盡荊江天下之大藪也故中原阻饑民相望是流入采拾草木實以茍須臾往往其常也然而至是乳下漢水茫洋未易以亂必息肩焉夫以蚩蚩之泯什伍相聚椎埋剽敚不謀而起而況朝人而莫鬼者禨禨而處戢戢而禱其眞甘僵焉莩於路而為鬼乎於乎吾固為天下先事而憂先化也聞往時其為縣者或一歲而罷或二三歲而罷皆民訐而譴黜之耳雖然吏

墨而沓罷之宜也而憂天下者獨不可豫重其人乎萬一倉卒之際而且罷吏為乎吾不謂其計為得也吾甞過襄鄧境上得光化於馬首指顧中而益憂之不暇問其為縣者誰也於今十年來者皆傳縣有城城環以堤堤樹以柳有粟數萬斛川有新梁學有新廟祀有壇津有舟廬井有伍伍有兵里有邏其信然耶光化可以無憂矣而亦豈非中原之福乎問其誰為之曰知縣熊君為之也噫其熊君自為之耶熊君用光化之民為之也

然則前之為中原憂者光化也今之可以無憂中原者亦光化也前之許其長上而譴黜之者光化之民也今之聽其長上之用而可以無憂中原者亦光化之民也於此可以觀熊君矣吾所謂重其人者蓋如此君來考績吾聚賣之果然君豐城人也豐城之在仕者壯其縣之有是人也於其反也屬吾言以送之

館閣壽詩序

今言館合翰林詹事二春坊司經局皆館也非必謂史

館也今言閣東閣也凡館之官晨必會於斯故亦曰閣也非必謂内閣也然内閣之官亦必由館閣入故人亦槩冒槩目之曰館閣云有大制作曰此館閣筆也有欲記其亭臺銘其器物者必之館閣有欲薦道其先功德者必之館閣有欲為其親壽者必之館閣由是之館閣之門者始恐其弗納焉幸既納矣乃恐其弗得焉故有積一二歲而弗得者有積十餘歲而弗得者有終歲而弗得者噫其豈故自珍哉為之之不敢輕而不勝其求

之之衆也予恒恨乎是欲有求焉而不果也而予友黄舜臣之尊翁寛夫隱君以是歲年六十舜臣謀於予欲合館閣之詩壽之期在五月望前之一日於時為甚近而予邑居京師南水道五千里於地為最遠以甚近之時合至難之求而應最遠之地予為舜臣恐矣未踰月也舜臣來喜曰吾舉得之矣而以示予予讀春坊自諭德而下舉無遺者驚焉又讀翰林自檢討而上以迄學士亦舉無遺者曰館閣之詩盡於此矣乃大驚茫然不

知其何以然也舜臣曰何驚也彼皆未得其道耳吾見其難也若吾入尊者之門屨不敢蹋閾有聲焉刺既入而斂容屏氣須其出焉出吾吐實也無張主焉他日見於館不敢私睨也遇於道不敢私語也日造焉而閽人辭焉欣欣然而無怒心退而臥焉又思往也而無怠心吾是以易予曰誠如是也移之以養生而壽可得也而況於詩乎舜臣躍然起曰吾知所以壽吾翁矣書於詩之後馳歸以獻

吳母李安人輓冊序

臨川吳母李安人福建轉運同知中立之母工部主事顯之之祖妣也顯之宦廬時安人歿顯之服應期不得奔歸以其服視歛殯葬泣于邸又不得以其服喪于家又恒泣傺之能文者哀之或為之詩比入朝朝之館閣臺寺之豪皆其所與游或與之同為進士者見其容戚或問之顯之以告又皆誄而詩之入見尊秩大臣或其鄉先生仰告焉鄉先生又無不為之誄且詩者由是冊

日益增詩日益富顯之尚不以是逭其戚也他日出之以語予曰祿縲也祿之緤人也甚於縲之緤身也吾爲祿緤有祖妣之生而不能一日養歿而又不能視其入土也吾誠人也耶吾棄器也噫向吾不爲祿緤則固與吾鄰之子農且圃日羞其甘鮮以養生有大故得以送死也今皆付吾鄰之子矣吾雖挾是冊將安追尤哉予曰得諸此而失諸彼者勢也子試觀之子之鄰衆矣其得諫其先與得養生送死者孰多曰必得養且送者多

也得誄與養且送者孰傳曰必得誄者傳也得傳與不傳者孰榮曰必傳者榮也然則子之為祖妣所得者榮也彼或挾其所得而與子易則何如顯之超然自得曰不願也因嘿不言而書予言于冊之首

八十偕壽序

踰七十十年更十年為九十是曰八十八十古曰大耋也吾城金斗寨有翁弘治九年年八十四月十四日其日也越十有六月是為十年十二月十一日其嫗也亦

然再越二月是為十一年二月吾始為序序成之日又必越三月始克郵至其室而縣之葢夏五六月也吾於翁生也後且籍于郊少不得亟造焉壯而奔走于四方未能悉翁也今也縣頌翁能盡翁乎然比其東西之鄰選之或十室焉或百室焉或數百室焉能如翁壽者葢鮮矣又兼嫗焉雖舉吾城未有也盡吾四封未有也而況於其鄰乎就有之彼無子焉旅於京而言於吾也吾烏知之彼無從子友於吾而為之請也吾又孰從而序

之耶前此吾邑之達官封其父若母之偕老白首浸淫恩波沃然燁然吾猶及見之亦一時之盛哉而今之生封者誰耶雖然吾為今計之其在身也官不必達得其父母之偕壽斯可矣其在父母也封不必得得其子姪之皆在仕斯可矣其在吾鄉人也不必躋諸堂以為壽得見於文字間斯可矣然則序亦不可無作也曷為吾作乎吾友西華教諭其從子也為之請也其始英公椽吏朝夕為吾言焉繼而姚江驛丞以事至又言焉吾欲

見於文字間是以作也掾於丞為弟均翁子皆在仕翁號榆庵姓夏氏嫗熊姓也相翁六十餘年今偕壽云

送郭君知上海縣序

進士盧龍郭君出知上海縣縣人在闕下者合而送之郊且重縣之得君也屬予言之人皆曰上海東海地也盧龍地瀕北海同一海也鹵瀉鹹鹻其水土同潮汐颶風以時發作其氣同魚鹽蒲葦其産同在畿輔比赤縣其所隷同無宣使監司之轄其官之得行其志也又同

以其生而習見者之同而治其所臨者之同行見郭君政之成也予又將何言君耶雖然君亦遽謂其信同耶君自是而往三千之程舟是馬也至之日掀蓬而四矚馬離離芃芃者稻也無謂其艾蒿也煙之濛濛者墟聚之爨也無謂其野之燒也聞其㩧然閧然者市嚚也無謂其逐駭麅而嗷譟也帆之翩翩而織乎中流者糴舟也布舸也無謂其氊輸之旛也入其市而歷碌然者文茵紈綺之肆也無謂其故供張而迎令也坐其堂而訴

牒倥偬者膚受之愬也無謂其真椎埋而剽攻也是蓋不俟終日而已較然矣其果同乎哉晨而六百二十里胥集焉吏以漕目告則三十餘萬石也君思之盧龍其亦有是乎君思盧龍之所無則知上之所以用君者非以其同也上非以其同而用君君顧以其同而治上海哉予始欲不言茲亦不得不言也請君擇焉

送太守舒君之任建昌序

建昌府撫信郤汀贛之中也滅贛之曠幾撫之饒遠信

之衝鄰汀之僻與邵並閩楚之喉焉酌諸府之中號為樂區南城附郭縣也近撫信次水而多商新城南豐負邵廣昌逼贛與汀山岫域之惟力畊之民故天下當無事三縣之民不出封疆而食其土之入以傲乎南城逐逐于外者及其有事廣昌先受贛汀之寇南豐新城次之而其鋒亦無至於南城之烈然籍鄉兵為之戍行齎居送其受毒猶寇也獨汀漳瘴氛掃境而入南城以遠而盪漁之其毒民以札差減于三縣三縣廣昌特甚又

其競奢以角負氣而嚚至撾登聞為常事若有以鼓舞
夫二縣者以故戶口日益耗而二縣亦隨而受其敝南
城自古迄茲幸無之然其湮井百闕竈千餘徙廟學隳
浮圖鏟隆實窪築為王宮由是燕語載路袒裼蹴踘于
晝褫衣禦貨于莫胠篋剽攻于夜今有之他縣不與焉
然而增賦重役不出十年亦當與南城俱告困矣然則
惡在其為饒且僻也哉而亦何異於曠與衝也乎雖人
盡商也固無補也而亦何必寇與瘴之毒也乎如是而

猶冐焉曰是樂區也其果樂乎嗚呼繼今而為之吏者亦難矣況於守乎哉當是之時而槩以為守者當之其患亦未易涯也然則諸府之急賢守也有若建昌之急者乎由是觀之雖以舒君之賢天子固不得而靳而君亦不得而辭也或吾邦樂區之名天亦未忍遽奪之也耶是葢吾之私以為慶而其刑曹諸寮又喜夫君之利器遇盤錯而將試也試始吾邦以吾邦人當役使序也故序之

送知縣平君之任寧都序

贛十縣縣無兵戍故無城隍寧都無兵戍獨有城隍水多飛流奔湍行崖峽間人堰導之縈椒絡麓以田故多磽确少良田寧都獨平川漫流其兩涯渺渺多良田無縣無倉卒之寇或縛殺長吏為恒獨畏寧都民兵如虎以其善矛也莫之敢近其解荒自古矣而寧都臺省侍從之臣踵緣而起不見其為贛屬也然而積數十年卒不以治聞或曰其豪酣於鬭多仇獄或曰其胥性於訐

持吏短長以獄市或曰其纎民飲恨至骨為思譸張為幻其俗詛或曰亦其官之不職也而其師儒則曰自吾教是縣業成而登于朝者幾人矣典史則曰吾無盜丞與簿則曰吾無逋租知縣亦曰吾寅而衙酉而休吾事上官無敢喘息吾無立異惟吾下之為或問之曰其當然耶曰非也吾非進士也無若掣吾肘之多也至閲其官之籍自令甲出進士為縣幾年矣寧都迄今果無之吁其可怪也已進士其真足為縣若是耶令甲之行也

其亦審處之而要其後之有成無弊耶或造化者姑以寧都試其妙固將顛越吏部之為而亦有在耶審然也夫物烏有久而不復者乎闘乎訐乎幻且詛乎亦將當吾平君乎平君亦可諉曰吾非進士乎司諫胡君刑曹董君恒惜其縣之可治而不治為其縣人憂也今也抑又何憂乎而予比縣人也固不能不為二君頌平君矣於其行也序以發之

送知縣張君之任德興序

饒之饒也以彭蠡鄱陽之漁浮梁之陶餘干之沃故曰饒也若夫德興東偏之縣也去彭蠡已二百里矣與其境隔絶故無與鄱陽之漁土不及其精膩故無與浮梁之陶地勢隆而上仰不飲其潤故無與餘干之沃然則謂非饒之隷縣可也雖然無與其漁民不見異物焉無飄飄起蕩心其性愿無與其陶則民無外交而不淆於五方之習其俗醇無與其沃則民不厚望乎歲而惟其力之勤其業專凡此亦有饒之道焉雖隷饒亦可也而

或為之吏者欺其愿虐使嚚之鄙其醇汩使漓之厭其專撓使分之則饒之諸縣皆可辭饒之名也而況於德興乎天順成化中聞有吳尹矣又有鄧尹矣是時饒之六縣考功上計以德興為最自是歲淪為殿至今也然則縣非能饒饒在吏耳問之是二尹皆進士也其殿則非也嗚呼吏凡以進士其庶乎而況尹其長吏乎二尹之去德興繼而尹者不知其幾也而進士至是始得張君焉其距二尹之去於今三十年矣何其久也夫物之

窮久則必鬱積而思變變之來也必乘其會三十年乃一世矣或者此其會乎而德興自是可以無媿於饒之隷縣將復如二尹時乎抑或過乎人之望治也猶饑渴者之於飲食也二尹其始飲且食之時也不必其美也而亦甘之也今則必其美也而後甘之也君其亦審於此而已矣此京尹張君意也太僕張君意也禮部程君意也諸君縣人也要予言君之别予舍是亦何言哉

送虞部郎中王君天申歸永豐詩序

虞部郎中王君以病請于上歸仲子叔子侍予曰子侍父畀有腋舟有碇藥有常嘗膳有常視無阽無虞永豐其可歸也人曰子過矣君未甚病也君前以行人司副使淮又使蜀使歸拜其二親使節不可稽于家而驅追上道今雖位郎署而私心鬱鬱寐若寤咽若吐步若趨思若忘怔忡上下醫至以病診君亦曰吾病也吾見吾親解矣噫君豈真病夫哉予曰高哉君之獨病也余嘗閱東西閨之籍矣某也咳某也疽某也頭之痺某也目

之眕某也齒之痒某也痰之衝常十二三矣然而騎于道以納刺飲于室以娛賓坐于署以吒咤以鞭笞嬉于郊之亭池館墅以竟日纍纍也此無病也自以為病者也若黄馘而俯行躬乃磬折跛曳而越閾病于踰垣喘呷以趨班實爾匍匐此實病也自以為未病者也自以為病者安知及其既病也不自以為未病乎自以為未病者安知方其未病也不自以為病乎以是二者日循環於胸中則恣其身日且不暇又暇思其親而病乎哉

予故高君之獨病也人又曰君雖以病行而又嫌貽戚於其親諉曰以二子歸而學於學且冠且婚以為親歡不欲以病為名歸也予於是益高君夫仕遠違其親而思情也而未必病病矣藥之乎則已矣而未必輒以請請而歸矣而未必不曰吾病歸也則其親有不戚戚者乎而親且病矣然則思其親而以病歸者其難乎哉而能以病歸者予見君也而其人亦可知矣予是以益高君也衆皆翕然評予言曰諸贈言意率類是遂録以為

序

虛山卷序

虛山卷安城劉氏虛山翁卷也卷有說有記有銘有詩大約象翁於是山也翁之子工部主事君遇予于清源以卷請曰為吾翁序之予未嘗謁翁登虛山之顛顧瞻是山求其何以虛名也凡天地間之有形足以有容而無所容於其中者謂之虛徒有其名而無其實者亦謂之虛莊子之虛室虛舟虛牝足以有容而無所容於其

中之虛是也左氏之虛器徒有其名而無其實之虛是也若夫山者土石之積物之有形而至鉅者也況夫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其何虛之有哉然予嘗見夫山之出雲氣雨下土澤萬物釀豐年使吾君之倉廩實府庫充吾民之足衣足食而基是太平誰實為之山是也而山方且塊然寂然若不與焉則夫天下之至虛莫山若也翁今居是山泯然與世而相遑讓美于其後昆以利濟乎天下而晦其迹焉是知象山之德實而為

虚處虚之虚者也噫可謂善處虚矣其以是為名烏得無情哉前之作者既已矣後之繼作者尚躡予意以足之庶幾可語於虚山

華贈卷後序

是卷也美沈君廉夫江西持憲之得體也何椒丘倡詩張東白序之李白洲大書之三公江西之人傑也天下信之由是和者日衆而是卷遂聞于時予丙辰秋始得是卷于京邸已而索者踵至予亦欲因以充廣之郵之

二朞而已亡其處矣戊午予歸留僕遍訪之己未春始克持歸予緣是知人之重之抑不知人之重君何如也然意君之卓卓如是雖微是卷其豈終寂寂乎特江西之屬邑其豈無深山邃谷人跡所不至之境乎抑保其無強梗弗率與王度為敵者乎萬一得是卷而覯之庶幾知有是持憲之臣又知有是鄉之長老為之禩白于天下後世或蹵然驚惕然愳而頓革為良民則是卷亦非小補也予故喜而繼序之留其副而以歸諸沈氏

費子充送弟子全南歸詩序

子全行乎舟至維揚由瓜步下吳會汎錢塘泝桐江以出三衢而越懷玉乎將泝岷江入彭蠡上上饒之江乎倭遲乎糾緊乎至將何時乎事有適然幾有偶變吾不能知非徒吾不能知雖子充亦不能必知之望庭闈而指數乎至而拜且興乎談輩下之達觀乎致嫂兄之念父乎母乎諸父乎諸母乎以及娣乎姒乎隣叟嫗之來勞苦迎而笑與之唯諾乎解包而出其粉黛乎或佩帨

乎莚蘭乎此其人事之恒雖吾暗能知之而況子充乎
然昔之人探禹穴至于觀舞劒器之微皆觸類推物而
長若今京師者禹穴而已乎梯航之輻輳夔樂而倕工
一劒器之精妙而已乎而其所長其可量乎而況子充
之急其成吾嘗私睨之若大治之笵巨鐘然其憂之甚
勤而愛之甚至今方脫于笵而登于業簴之上其有不
鳴者乎鳴而有不總衆樂而出之者乎不然子充治工
也詩以送之何為乎而諸和者與吾之序之不幾為無

稽之言乎

送都閫文君之江西任序

江西都指揮使司統衛四所十有一衛以南昌名者二治會府南昌地也以贛名治贛以袁名治袁所之以地名者亦治其地凡其所在大抵皆要害也贛暨南安背負大庾而信豐會昌犬牙入于南粤之奥區袁吉則湖湘之脇洞蠻竇口張噬于安福之鐐永新則先嘗其齦焉鉛山甌閩之北門也撫建阸其西牖與贛犄角之吴

越以饒信為唇齒而江淮湖漢舟師必爭之地者南昌也由是推之古者有作類為民防百數十年良亦有賴非徒設也今則異於是矣春耕閩粤者彼曰良民也秋入贛建翼然而虎巨寇也臨瑞頻年白晝飛刃于譙門且曰吾某也吾某也而守臣懐印踰垣為得策揚聲襲撫按壘近郊遊犀之四出也迎犒者室空遁竄者屋燎而昔之所謂為民防者果安在哉將時與古初異耶而尚爾設何也抑主帥者尸其位而掣肘于其間也耶胡

不易置之而務得其人乎國是既定於是不愛尊碩之臣俯從緝綏未數月也又以文君大章為其都指揮同知往踐其位所謂主帥者君魁傑人也以武科舉聲訇琅然嘗以京營贊畫協副涼州左叅將守莊浪入主京營而獨當一面折衝乃其任也亦輿論也顧抑而就是豈吾君與吾相不知君哉時有緩急事有經權出宿將以壯民防救時也寇殄民寧克回古初則君之促裝時矣錦衣魯侯景章與予均江西人壯君之行而冀其遄

歸也別之以言且以為期云

萱壽榮慶圖詩序

萱壽榮慶有圖焉其下方有詩百篇篇有名焉或翰苑之英也或臺省之豪也或中秘之嶄然者也有獻之日月焉月之二十五日庚申也有所獻之廬焉關東之蔡氏也獻于七十之壽母焉河南左參議元鼎刑部員外郎元敬之母屠太淑人也太淑人結髮歸先山西右方伯公起家登進士敭歷中外備甞艱囏躋于大僚元鼎

元敬繼踵先武方將聯翩奮飛莫知其止人曰二妙也誰則為之則其為婦也固婦也有遺道耶為母也固母也有遺儀耶凡婦道行於夫而母儀式於子葢亦閨門內則之修女德之常雖懿而弗彰雖盛而弗揚也然或夫與子也遇其時也上以成其正君之功下以宣其裕民之澤則典禮所加婦以夫榮母以子貴三代以來未之或改也是制也聖人之制之也夫聖人者豈過為其情矯以歸於厚哉原本推功不使有遺焉耳則夫天之

原本推功固亦當於聖人者不異也今太淑人得於制者始於孺人繼於宜人恭人而淑人夫人益馴致而已矣其於所謂天者壽考康寧又奚賴於人之頌且禱乎哉圖詩既具來請序于其上故論其理書之

送劉君知豐城縣序

弘治壬子冬十一月進士麻城劉君士約以選授知豐城縣于時在朝涂侍御卿儀李司諫充昭縣人也屬予文以為贈予史氏也惡乎辭昔晉張華博物善推步見

斗牛之間有劒氣當在豫章之墟於是以雷煥為豐城令煥掘獄得寶劒後遂名其縣名其江皆曰劒云至今好語縣故實者誰舍劒也夫劒利器也質于鑛成于煆銛于硎堅于淬也而用以臨紛結解焉宜于武事居多而賢者佩之亦以自勇處大事決大疑以取況焉故曰賢者國家之利器也而一縣雖小其理同非利器臨之可乎而君起家世官剛直之質有養也而又問學以煆錬之磨淬十年之久至以三傳魁南宮裒然頴脫凛乎

芒刃新發於硎向試矣凡於劒器不亦勇且利乎又況際今天子剛健神武萬幾獨斷庶政斬斬日新凡輭緩不任廢事之吏一切罷去而守令率用廉介清強之士為之而君得為茲縣是以劒器用劒縣也而可以為偶然乎夫子笑子游為武城宰曰割雞焉用牛刀戲其善用刀也君令其亦善用劒哉君至之日覿于理而計于心曰夫昔之掘不掘與劒之其有其無不可知而今有其名不可誣也則藏其鋒斂其鍔躊躇而四顧焉使人

雖易視之不卹也葢吾劒猶在也有竢之之道焉若直以其掘而去曰劒不在是也而惟吾劒之為揮霍上下以快其無前之勇而炫乎一時之觀曰彼惡敢當我哉則將無是劒矣夫子於子游門人也故以戲教予於君非有素也故正言焉君慎勉之哉

霙壽重封詩序

戸部郎中古田羅志仁為主事時獲封其父為主事母為安人及進員外郎又進員外郎宜人之封而宜人方

樂志仁之迎也就養於是歲壬戌之秋封君年六十矣而兹癸亥之夏宜人亦如之一時盛美咸萃羅氏諸善志仁者叢聚而謀之或曰物之偶而無差池曰雙而事之一再遇曰重壽而若斯可不謂之雙乎請名之曰雙壽封而若斯可不謂之重乎請名之曰重封衆皆曰然或又曰專於壽而遺諸封是謂忽于恩不可專於封而遺諸壽是謂昧于福亦不可請合而名之曰雙壽重封可乎衆又皆曰然由是雙壽重封之詩泉湧而川至好

事者至語之曰詩林又以其富且麗也或曰詩府益多之也謝邦用謂予曰子志仁宗人也如是而已乎予固竊因有所寄意焉今天下之平久矣家無後期之租則邑無叫囂之吏其民安其民安故夭札少而壽考多署有法守之吏則朝有道揆之公其賞信其賞信故誅罰少而恩典多以是二轍日推移而黙運于寰區之間器大而其厚者自將兼得之而亦莫知其端若志仁無怪也而諸君子又當休暇之期方將斥其鳴國家之盛之

餘者便旋焉以有擇則𢀖固其恢恢乎遊刃為林為府之地哉予觀之志仁者古田積古勃鬱之氣蒸溺堛坼而首出者也其所以拔起其蒙昧而登聞于世俾後先炳炳不朽者果藉是乎抑末矣然或是詩也自足以不朽也則更千百世知有所謂林與府者亦其盛德大業之餘美志仁為其親亦豈所不欲哉因以是語邪用邪用領之請書以引諸詩之首

圭峯集卷一

圭峯集卷二

明 羅玘 撰

序

敬齋珍苑序

敬齋珍苑敬齋之所珍者在焉然必非曰敬齋之所珍者在焉而已也凡為敬齋珍之者皆在焉其蓄富也故曰苑也苑也者蕃育鳥獸草木之所古者天子諸侯與

庶民共焉者也而珍之為物也其產也遠或至于窮髮不毛人跡所不至之地蠻夷魑魅虺蜮之區而其近也非千仞之崖則不測之淵耳故其取之也非有有死之心以主於必往之先非有無生之氣以決於臨事之際即往往且不利如是者又必其朋其羣窮歲月焉而一人一日之力固無足議為也然猶有徒死焉者不得也有幸而生還焉者不得也是其為賈也或十萬不啻必百萬或百萬不啻必千萬而遞相高也何怪乎故雖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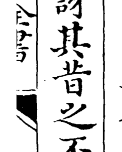
天子諸侯之尊且富亦不得似鳥獸草木然以苑蓄之況其下者乎然亦何急於天下國家乎是以君子不謂珍也惟夫去人不遠而取之甚易三尺之童得服習之至體其全雖為聖人其無難而究其用雖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國家不外乎是則天下之珍蓋在此而不在彼彼固無所挾而與以爭雄也況夫放之彌漫六合而無間夫何苑之足多乎而敬齋茲所謂苑蓋自其一人一家所有言之非通論也敬齋泉人姓傅氏字時庸尚書

戶部郎中好學而文生平所著甚富有志于世而竟以未顯死是編也集制策一勅命三序說記十一贈詩六十其子刑部主事浚又附以祭文行狀銘表輓詩百餘篇凡百七十篇彙成之冠以今名所以志其必充至于苑而後已間來求其說於予予觀世之士孰不知此之所謂珍者重於彼之所謂珍者哉而或以之附進取媒利與祿至朝得而暮已忘之如傳舍然顧於彼之所謂珍者乃其相與為膠漆而不可解然而卒以禍焉者相

籍也於乎使其觀於是編庶乎其亦少沮矣乎則是編
也其亦有裨於是也乎

送符君知溧陽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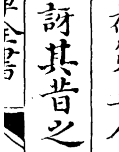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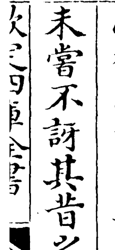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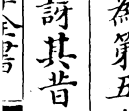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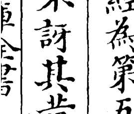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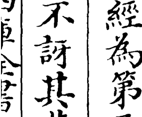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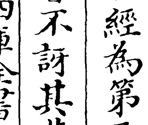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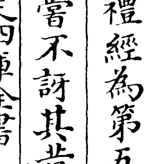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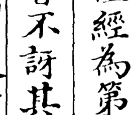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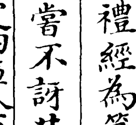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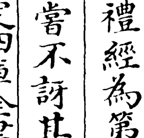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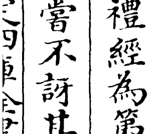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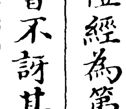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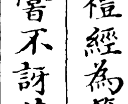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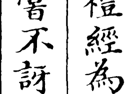
予自丙午歲遊體齋先生門因得以友瑜之賢賢而久
縻於鄉者亦因以知其名若符君觀張君文最著者也
是歲張君果以春秋薦來己酉符君又來明年試禮闈
以禮經為第五人對大廷第進士子丞會於先生之庭
未嘗不訝其昔之否而今之亨也退私念曰是將為諫







為臺不亦不失為部寺未幾予以憂去比免喪北來先生以得請南歸今年春予同考禮闈揭名得張君喜其與符君無負素知於數年之前而先生亦以五月還朝符君張君亦來會座側張君謂予曰知符君之為溧陽乎予愕不知所謂先生之弟中舍君曰符君試政工曹奉使遼藩清勤之譽播于政府故凡遼藩制當再委者不及其歸兩以簡書沓委之君遂留二朞而銓司例以進士名在甲丙中甲丙皆外補乙雖公出槩以其為規

避不限年亦用甲丙例外補之予聞而嘆曰噫是何怪哉天下之事不可得而知也夫符君之槩於鄉也先生知之鄉之人知之雖予之疎且遠亦知之然遂謂君與十三郡之士角而必於一薦則妄也而況於魁禮闈乎況於第進士乎雖君亦自未敢以為必然也既而薦于鄉魁禮闈第進士而又歷年之久練達之精清勤之著人以其為非臺諫部寺之選亦妄也而況敢必其外補乎雖君之退抑其思亦不至是也況先生與鄉人素所

厚望者乎天下之事果可得而盡知也耶今君之爲溧陽也其謂如始薦於鄉至爲進士之時乎亦多見其如縻於鄉之時也昔縻於鄉積而至於進士之達不知今之縻於縣後當何如也亨否循環行當見之張君起揖曰子之言豈惟符君天下皆然請於先生先生命書爲送符君序

送參議吳君之任湖廣序

吏科左給事中金谿吳君懋貞擢湖廣布政司左參議

將行鄉之仕于朝者例於道有祖懋貞尤鄉之望也又屬予序之以為後徵噫予固非卜師星史者而能豫處其後之云云也假卜師者曰懋貞他日其入為司寇乎星史者又進而曰懋貞他日其至于冢宰乎其然乎其不然乎皆非所以待懋貞也懋貞有志于古者也書曰天討有罪司寇職也懋貞嘗為刑科也固嘗言之果能使罪者必入而寃者必出乎又曰天命有德冢宰職也懋貞嘗為吏科也固嘗言之果能使明者必陟而幽者

必黜乎未能也人或從而尤之必將復之曰吾誠不了天下之大孰罪而孰寃也而況吾非職與司寇共出入者也吾誠不了天下之大孰明而孰幽也而況吾非職與冢宰共黜陟者也吾職在言言之而巳耳其可也今則異於是矣湖有六道懋貞必處其一焉而可亦曰天下之大乎民之罪者寃者與寃罪之易位者士之明者幽者與幽明之易位者不知之是謂不明知之而坐觀人之出入之黜陟之其所以出入黜陟者固同列之官

也而亦豈司寇冡宰乎亦曰吾不敢與之爭也或曰是非吾職也吾職在戶口稽之而已矣吾職在錢穀督之而已矣曰吾事畢矣則信乎前日之言言其職而已矣如是而即如卜師星史者之言然耶他日亦必自出入之自黜陟之人言不聞也則非所謂天命天討也豈志於古者之所以為司寇冡宰乎哉懋貞必不爾為也予故豫為鄉人道之且以堅懋貞焉

恩封榮慶序

餘姚恪庵毛居士弘治九年三月朔旦蒙恩封霸州知州封之命下自闕下霸於闕為近其子今刑部郎中世誠在焉得之不敢宿於邸謹授使者歸餘姚至之日居士拜命焉即知州也然以予度之餘姚時號多軒冕亦有封知州者乎更二年郎中召入部為員外郎一時環觀上下亦有以知州封其父者乎夫知州外官也於制必九載乃封以進士補者或三歲而召或四五歲而召而踰是者或終不召召者不及封不召者不獲封而獲

九載封者則非進士也然則非知州父之難於封也為進士父之難於封知州也予嘗過高郵郎中時為其州與予同年也來視予覺其聲呷然而容藹然予甚訝且戚然不敢以究而時往來于懷耳及復來會則其去高郵也久矣方來自霸之日也覺其琅然盎然視舊若過焉因思高郵之會其亦勞于州之政而已矣然則非進士父之難於封知州也將州之政雖才進士如郎中者亦難乎其九載也然亦惟郎中身親之故其在霸州也

即以書來曰為吾父伯大之子不果為者三年且告歸歸且四年及來兹又一年矣而郎中適有封魯之命魯東南孔道也使事告成軺車在岐歸止之分毫釐之差耳其無介然於懷耶吾不信也因追綴其意而補之使郵歸以獻距其時至是凡八年又以見非獨進士父之難於封知州也難為之言者亦難於言也

送江編修得告歸省序 庶吉士月課

人皆有親也士大夫重於去其親義也而得省者什一

工商輕於去其親利也而得省者什九是豈義之禍於人哉勢有所局也勢泥於此情伸於彼可也夫人之生少壯則必其身之富且貴也及其不遂而衰莫矣然後惟其子之望業乎儒望其達於朝業乎商望其叢乎貨業乎藝望其行乎時其心一也而儒為甚其有舉乎鄉而有獲焉則高其門閭矣又角於春官剔於大廷而有獲焉則冠蓋至矣又進而縻好爵焉不數歲而封章錫矣名稱易矣千金之富三牲之養何以易此哉當是之

時望其歷資之心炎炎然也何暇為會晤計區區之省覲豈吾親之情哉如孟子所謂志養者亦有之矣士大夫之省其親者什一亦其自然也而或者以工商律之何哉今年八月太史錢塘江先生法當得省以狀聞詔可之而某日别其僚將就道故余因是以發士大夫所以難言之隱以解衆之惑且以誦先生之勇然先生亦人中之什一者也

詔使禱雨有感詩序

成化丁未大旱計其地則自京畿以達於幽并雍豫青齊之境於地為至廣計其時自孟春二月至於夏四月於時為最久禾不得以播麥不得以穫乃至皇上焦勞徹樂損膳出御便殿齊小大羣臣震恐肅栗罔敢戲豫敬天之渝然也上又思惟山川鬼神遠罔聞知乃詔廷臣奉幣祝分走羣望而少宰劉公當北嶽暨醫巫閭羣使既出乃戊午玄雲翳空伏雷殷殷雨乃降尚未洽也已未又雨庚申始大雨霑足上乃弛齊羣臣始復常視

事而羣臣各以遠近為先後反命闕下劉公子鄉人也往私覿之公為余道曰始陛辭出張掖門外黄埃濛濛千里不見蒼翠色牛羊齕枯稿老者泣婦人啼有荷擔而立者何暇問種植事也既雨禱還下及數里仆者起稿者茁折者條青葱之色横肯交睫耕夫滿野而謳歌之聲益巳洋洋乎盈耳矣嗚呼休哉予因起賛曰公獨不見景鐘乎其有聲甚大也擊之而無杵與操其杵而不擊者均之不能發其聲而語人曰鐘之無聲豈不過

哉今夫天地之氣升而為雲降而為雨其固然也至其鬱而不升且降也甚於鐘之蘊其聲而人之精誠一有感觸而遂至於升且降也甚於杵之擊況於至仁之主與夫精誠之使其操杵而擊當何如哉公曰然同時靚公者皆有詩因使予書前言以為序

玉堂齋宿聽琴序

成化丁未孟秋上將禋享太廟翰林於職為最親於地為最密故先事之日內閣元老畢肅犀寮入院齊祓應

時而院隷夷滌掃除闢扉布榻設足屏息以須事事於是負者挈者舁者擔者沓然而至褶褆𣯛毾充牣於西廂之下箄棲於床茶宿於竈或琅然高吟或默然危坐或盡簪而談或隱几而寐雖動靜不同而凝神滌慮積其誠一也俄而莫炊輟烟鳴鐘啟夕羣動畢歛萬籟俱寂衆起而散各投所佚余亦入室就枕而休焉忽有聲作於鄰壁之間琮琮琤琤泠泠汀汀乍斷乍續乍細乍大若亂水赴壑而潨然齊奔若輕飈入竹而飀然發旻

織女裂帛於休機宫官鳴玉於衆躅而皆不足喻也余謂童子曰此何聲也女知之乎曰隔牕丈人有物一事縱延三尺而徑咫餘上有列星而腹窪然絡以素繩跨以雙趾黙然其黑硿然其形以爪劃之鏗其有聲不知其他也余曰噫此琴也女何見焉曰從其隙而覷之耳余乃攓裳而起排其戸而啟之强請丈人得而鼓焉始則呦呦而沸梟梟而延舞幽谷之柔風碎高枝之零露怨而不怒傷而不激丈人曰若亦知此也耶余曰此猗

蘭操也方今主上渴於登賢矧獲大聖不知其何如尊榮也請置此而更其操於是切切凄凄若訴若泣羈鳥噪而思林縲猿哀而靡脫憂深患迫誰控誰告丈人曰若亦知此也耶余曰此拘幽操也湯網解而庶類咸亨周圜空而萬姓大恱矧今至治之世而吾未聞聖人穽也吾願子更之良久紐軫促絃易商為宫未成曲調先覺雍容渢渢乎優柔而不迫洋洋乎浩瀁而無垠耳既洒然心隨以清神思恍惚如遊舜庭余曰至矣哉盡之

矣昔有虞氏奏此而景星出慶雲見天下之民含哺鼓腹而不知帝力之何有也丈人意或者其在斯乎曰然遂乃抽而索之使童子出戸而視焉漏已午而宮門闢矣遄起肅恭趨而將事聞猗那清廟之九奏而猶琴音之在耳也退而次其語為聽琴序

送福建按察副使余君之任序

凡御史居臺中閲章奏例不擬請外遣故坐是無所假緣自便至有曠數歲而違其省侍者是謂休其勞而鬱

其私或病孝子焉至其拔擢非貳於太僕則丞於大理或議於通政皆内僚鮮有外補而老以練歷者是謂崇其名而損其實或病志士焉吾友余誠之居於是三年母太孺人居遂寧阻以劍門之險弗獲迎以養鬱而殆病者數矣方擬請解歸今年夏四月忽有福建按察副使之命人皆駭然曰異哉誠之大喜曰是天假手當軸者之私我也是當軸者之愛我也人曰子弗能貳耶丞耶議耶而顧曰愛孰愛乎曰夫惟無軋于人也則傲生

以遇忤則折無拂于行也則惰生以應紛則冗無邇于民也則暗生以照物則昧而求以令終也得乎吾兹幸有軋也以鎮傲有拂也以起惰有邇也以滌暗伐吾之病益吾之長所得多矣而他何足計乎故曰愛我也人又曰凡有以與人也過其分曰私而子之受兹與也實不及焉而亦曰私可乎曰吾前之别吾母也中士之拜吾母也兹歸之拜吾母也中大夫之拜吾母也吾不意兹之得拜吾母也吾母不意中大夫之拜也不然必遲

遲焉而需内次焉吾安能忍不請以歸耶則中士之拜吾母猶昨也故曰天之假手以私我也君子於是知誠之於練歷也厚其取也薄曰志士也於省侍也重其進也輕曰孝子也同年又喜夫吾榜有志士也又有孝子也而又合於誠之之一身吾榜可賀也使予書之因以為誠之之行贈

貞堅餘蔭詩序

歙節婦吳之汪其孫成丐予序其貞堅餘蔭詩百餘篇

凡詩之言言節也其節也先皇帝實錄載之然而未有令名也孰名之筸墩程學士名之學士歙人也高其節以厲俗故名之繼而姑蘇沈石田圖之且大書焉石田方有聲於南服凡山川之勝風水蟲魚草木之華實變怪譎詭之觀莫不畢斂之毫端以神其胷中之雋以為無窮之託而況夫風教之所繫者且比郡也其亦烏得無情哉由是貞堅餘蔭之名遂流聞于吳越間往往入于吟壇詩社而為咀嚼之品假成也於此而豫有矜心

焉必將曰吳越方今擅天下是亦足矣則固無所影響于兹也或不足于今之世而必曰古之人古之人則必將求如古之立言者而後可傳也噫亦孝矣然今舉天下猝無其人也况於兹乎如徒圖充止于吳越之人則兹固其地也而其傳或庶幾也或來宜也且今天下之言勤生與日晷相競然必曰歙之人而視捐錢營無益至惜靳若捐生然亦必曰歙之人則成之至兹行半萬里也於時日為甚曠無乃病其勤執贄于達人之門也

捐費良不貲無乃欝其生而成必為此者其亦超然出乎其俗者哉不然筌墩名之石田圖且書之吳越之名流詩之彼且閲之國史錄之彼且欲刋之曰是皆病且欝我者吾人安得而和之況得厠名其間哉而何及於傳否乎成亦可厲俗也不獨汪也汪夫仕榮死時纔二十四奉孀姑撫乳下孤即成父也年八十餘而家日盛後之觀史者自當見之此不書

別吳獻臣詩序

吳獻臣蔣敬之皆廣西人與吾並遊於宗伯丘先生之門於今為同年吾三人者予年幾倍之而貌且寢二君不以是疏於未第時其豈有見矣乎二君德器才濂要不類若是之年者吾之望之若敵國然不敢迎之試也即之若同生不忍舍而暫違也吾方倚二君以為重而獻臣出知廣之順德獨先去矣噫吾有慍乎無也雖然慍吾之私耳用以仇獻臣不亦酷乎館友蘇伯誠順德人也其任為飲餞主實宜城東月河寺南轅者茲發軔

其為飲餞所又宜歐陽時舉酒素酣詩素放其道送行意又宜而吾與敬之經營於樽俎間獻臣慛如也而諸君詩興亦從而迸出縮者蓄暢者盡情境可狀也予時不能詩誠畏之矣方欲以文支離之則正之敬之已為之丘先生冷箴在可無讓乎獻臣曰茍可以裨吾行者聽予思之政可也而老於世故百鍊而不衰者孰愈於時舉於是請諸時舉語之風土亦可也然稽於書不若經於目經於目不若土其鄉於是請諸伯誠語之二人

者既不吾拒吾之愚也為得計揚揚然不能藏其矜矣或曰敏可矜也訥可矜乎罰上上或又曰人之遺獻臣也以一人子之遺獻臣也以衆人賞上上益浮予大白者二焉或又曰政不在嘵嘵亦不在皦皦嘵嘵者窮皦皦者污訥静象也明公之母也或可以佐政卷成書于端益不得已也予豈敢哉

送高司訓之任靈山序

今天下之士於藝塲之習惟閩中為專益非其父兄師

友之所源流必其里閭之所鼓舞也故其民之材質可以自見者恥為其他而必趨于是以為貴久而成俗其幸遇焉而取高第為達官者亦易之不以為詑僅而常員冗職洎一命之榮者亦無所榮辱詆羨於其間而或窮以齟齬者固咨嗟悼惜之卒不至於訾而笑且排焉一藩之郡八三年大比制數九十名閩與莆居其什之八餘六郡取足而已至於上春官策進士亦視以為差其專而成俗有以哉高君惟崇閩人也今年自南太學

來謁吏部選吏部偶銓注之乃往訓導靈山靈山廣之僻縣也訓導官雖清然於地為極散居僻縣在散地閩人視之固亦窮以齟齬者耳其仕于朝者苟知惟崇孰能不惜之豈不以惟崇為閩士數十年其業非不專也其為士也尊府僉事君實選於衆子中而命之其材質非不可以自見也自僉事君而上三世皆進士為給事中為别駕為丞為教諭為訓導又幾人其源流非不深且長也以可以自見之才承深長之澤而又鼓舞於專

習之俗蹈夫常利之轍惟不至達官則亦已矣占一第而常宂之員固可坐而得也曾謂於其九十名者亦不可得浸尋以瀕於老僅拜一散漫之官而又于窮僻之鄉同地也同業也又得無介然於懐耶吾友鄭叔昭為予言其事予聞父老言景泰中僉事君來督學其教到今可誦也而靈山得其子教之惟崇固為失矣靈山獨非得乎取諸此而加諸彼又造物之妙不可得而知之者也叔昭喜書予言以慰其行

送侍講學士劉君歸東川省慶詩序

城之東南隅有溪焉其原出于西山之麓注于大内太液之池釃為支流而逕于此涯多梩多柏錯以槐榆陰壓壓與水接錦衣袁氏宅焉石以假山洞其中而亭其上為都城水木嘉處侍講學士東川劉君仁仲得請歸其鄉閏月十日予與倪舜薫八人餞之予善袁氏擇勝而得是焉初亦適然耳無他謂也既而酒行甚歡畧我賓主其隙或循溪羣行或席涯雜坐而仁仲獨俯溪以

覲水即涯以陰木其覲也覺首肯肯有遠跂意其陰也
覺足跧跧有俯躅聲予酌爵飲之曰飲斯何跂也又酌
飲之曰飲斯何躅也仁仲笑曰跂吾默求其原而躅吾
微探其本也吾之身譬則水也木也吾之二親譬之原
也本也微吾親何以有吾身無吾身吾何以有今日乎
吾違二親十年矣故吾講幄之班虛之曰他日可綴也
東宮之講讀輟之曰他日可續也史事之簡命委之同
館曰可畢事也萬里之途赤日之暴劍門之險鳥道之

危曰吾不知也唯曰二親明年之壽吾不可籍是以一日逭也故遇水觀之且跂焉遇木蔭之且蹋焉吾急故也吾有觸焉爾八人者於是大喜予之善擇勝也且合辭言曰微此何以發吾仁仲之真豈天遺此以彰吾仁仲之孝思耶不可無述遂各自為詩一章以志斯會之遭也且以為其行贈詩成書名氏于其上舜薰工部郎中錢塘人清苑傅邦瑞左春坊左中允姚江翁應乾官如舜薰在禮部任丘屈引之兵科都給事中湘源蔣敬

之官如邦瑞在右坊丹徒靳充道左諭德鉛山費子充左贊善俱左坊予南城人官尚編修也以齒差長優之讓為序云

送胡君世榮知清源序

弘治己酉春三月同年胡君世榮出知山西清源縣余知清源世榮不足為也奚而知之世榮羽林世冑也屬當膺指揮僉事其品四其階明威將軍其禄食歲三百石其服金紫其班立丹墀之西視東墀下大夫為敵歲

時宴賚必階與外之武弁懸隔丈夫官至此亦榮矣然必其先世當天造草昧之時揚義旗分主憂奠厥鼎趾而後退食其報本宗代序乃克預焉不則勇先賁育未易以唾手取也其難又如此而世榮顧乃讀儒書衣儒衣入揖講堂下為諸生求所以修身治人之道以待彙征此其志何如也凡人困躓必改圖而世榮再進再屈不少悔及成化辛卯始舉順天上春官積十餘年而終不與主司之的人皆曰是將志怠盍亦自還乎而乃遜

官其子益勤肄習京師學者日造焉坐於門闑爲榮歲登其良數人入列省寺世榮澹如也乃兹丁未同余登進士試戸部以選授知兹縣縣受難治名于昔而人之愛之又每爲之出難知世榮揣知輒逆閉其言言之亦不答而理行甚勇嗚呼勇誠是也天下無不可治之地清源獨久辱兹名何辜耶人亦孰不欲富貴而世榮遲回迂左如此而畢竟至於是何耶世有似偶然而實非偶然者不可不察也天其或者假兹縣以彰兹人之異

授兹人以洗兹縣之辱而機其妙於窅窅之間乎脫清源得他令辱未必洗世榮安其常為衆人也蚤矣胡為昭天機之妙此揭揭乎天加意於其始有不加意於其終乎余故知清源世榮不足為也行用勇矣是月戊寅實維其行從之遊者裒然畢集而有序請於余余同年也書其所知者

賀監察御史李君考績序

李君晦之自其人入院為御史居三年三年益初考期

也凡考先某院最之符部部最之具以請事既下類陞引詔各復其官御史某官也乃復院院之寮賓之醵飲如初上禮飲必有言以華之然必以館閣者貴之也雖然又例必醵首豫擬誰某氏俾賓自擇之而晦之乃主予醵首啞然笑曰是謂市之弗售矓乎困而以例起者耶晦之曰然醵首曰館閣之英鋭於氣而疾於志其蓄也若海而其發也若蒸故其意之所放沛然而手之所摹也油然而周煥然而章於凡人之意象性情尊德美

行儼乎其前是以貴之也今夫困也者則其年且長矣其觸之而縮也其肩也其捜之而無所得也其頭之童也其叱之而不合也其齒之豁也由是有狐疑焉由是有首鼠之心焉故其發也萎然而不遂披披然紛糾而無倫而於人也闇然而無光寂然而不揚請置而更諸晦之曰夫衆之病夫困也者其槩也而吾之取之也其已試也吾濟水道之衝也而涯之叱舍吾不佞綽有標題焉彼之以例起道吾濟也見之呼舍之人曰誰之為

之餞舍之人以吾對曰盍語諸行將索之禮部矣明年
宴禮部握手道所以宴之人迨今以為口實焉噫何其
神也吾又安能舍以他求哉醵首不悦終置之會晦之
以病告歸至是復起竟必如前請予曰詩不云乎如彼
飛蟲時亦弋獲言幸中也晦之所以永懷于兹而違衆
也然請遂違衆置所以登隮者而推晦之納諸聖賢之
域予亦幸中焉則困頓不振之言亦君子所不棄也晦
之喜復諸醵首書以為序

愢榮省慶序

宜興古陽羨州也多藏粟蓄緡之室然不以是為多軒冕珪組蟬聯魚貫以代食者始右之門地尊宿享有子封者右之往年予謁味菜翁入其郛亦僅留半晷然予有意也輒已得其俗之槩如此翁今學士吳克温父也克温邇予居婚媾之來見焉舊故之飲餘焉得其人也亦多矣府軍衛賔李文盛始尚需次生也克温朝夕道其父畊樂翁之賢不置予意其門地之兩當也予歸克

溫亦移南院予復來聞翁已封如文盛官母孺人矣於是宜興享子封而為予所知者凡二人二人者非其俗之所右者耶予未遍歷其地閱其人是未可知也姑以予之所知者言之耳及今文盛來謁告歸予曰何歸曰吾違父母六朞六朞令甲當賜告告既下且行至必以臘臘除前五日吾父壽辰也假告及歲六閱月吾母七十之觴亦及舉矣今及吾父亦幸也已予曰子邑有耕夫乎與販豎乎與寒畯士乎父母慶舍其業也翁新羞

瘠進其瓦缶强顔以為悦其恒也雖然未盡醻而業次失矣父母已顰𩕳矣顧豈越歳違時而若子耶然而若此者其粟與緡日營營而不足也子曰幸宜也抑子慎無薄茲衛賔乎予之邑藏粟蓄緡之室幾何矣父母慶其子也亦有天子賜告而歸者乎文盛曰無之受予言書之以歸為慶

送楊名父知崑山序

大丈夫胸中固八九雲夢也而其宫居粒食燠絺寒裘

亦衆人耳無奇也至於與人商論恂恂反反韜鋒閟頴必有稽疑而無獨往每出於好事者之下好事者亦倣倣意得屧履一世直欲排開古初面語虁㮚不知其真遇虁㮚而與處不譁亦必自謂過之而世之膚中者不察每右好事者譸張其虛談刻畫其實效補苴掩護至敗不悔大丈夫遇之如觀技兒之作劇神施鬼設魚龍曼延雹霍猋馳可駭可愕泝不捉握天機熒惑聽視也然知其終於幻耳故不與之角逐於口舌瞬息之間而

吾之含章括囊人知之可也人不知亦可也一旦時可以為事在我責豈終示人以樸哉試以民撓則嚚吾而殿之以循良進以激揚弛則玩吾而鎮之以肅清納以論列激則咈吾而時之以獻替出以方鎮利害懸矣吾無句宣之則乎入以廟堂隆污繫矣吾無燮調之節乎恢恢焉隨其得為之分而操其應物之衡人難其易而我易其難人異其同而我同其異若素履然高冠大轂而不揚揚其色豐草長林而不戚戚其容葢其胸中素

定然也萬一驅好事者以從事幾何其不僨以禍天下乎噫為政者果在多言乎四明楊名父之在同年也質而少華靜而寡言人皆曰茲人大丈夫於其知崑山也人皆曰器大用小非宜予知其無不可也語以大丈夫之事與犀公別之

送張用載南歸詩序

予至闕之又一月太史徐舜和別訓術張君用載詩二章君新喻人工科左給事其伯兄也予往過之見其詩

和者十餘人他日過之倍焉又再過之又倍焉大要言君起謟例無麗于欽天之試館兄之館無羈旅之懷雖罹疾疢羣醫危之而起于越醫終底於勿藥之喜或推而深之言其始之疾也未必危而所以危者醫之有意于利故危之而越醫之所以能起之非有能實妙而起之無意于利因其未實危也可起而起之也予又以為疾危道也謂非出於天不可也胡為可以無意于利之越醫能起之而必先以有意于利之羣醫以危之耶又

胡為不于其前不于其後而適當其受命之際耶噫彼
冥冥者果無意乎哉予知之喻楚之南境也楚之俗鬼
且機著自古矣今喻之名能禍福者凡幾廟廟之祝有
幾巫巫之籍于縣者凡幾族族之衆幾何其飯也粲飧
人畊之其飫也鮮肥人畜之其衣也輕紈人績之人病
則曰吾酖而業魔幸其瘥也則曰吾丐而修齡及其敗
也則改而曰而醻吾之弗稱以是日朘於人不嗛也而
人亦實甘心焉噫其果酖且丐耶然則喻之有意于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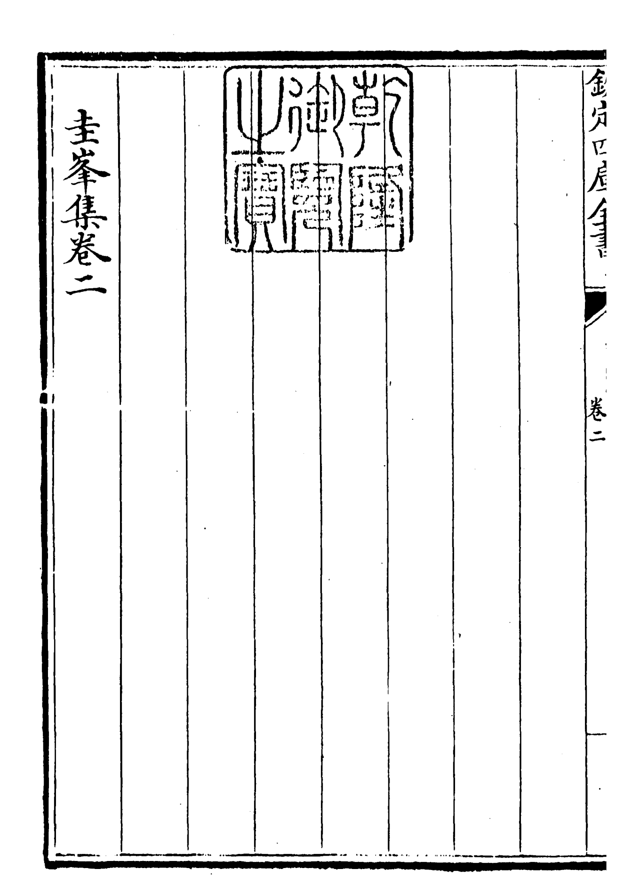
以危生人如羣醫者多矣君兹歸喻無有曰鍼與丐耶則已矣而猶有曰鍼與丐耶君有不思前日之危君者乎觸之而不思者不智也思乎彼矣而不思禁乎此者不仁也而君豈若是乎故曰出於天也雖然天之於人也常畧焉若君宦家之秀賢者也是亦責備之如此不然如君之官盈天下而亦必屑屑焉亦瀆矣給事君奚曰有是哉錄以為詩之序

館閣榮壽詩序

往時毛維之歸東萊壽其親也封檢討君甫七十太孺人年亦幾此而其官尚檢討也故其請也亦止得同庶官之典而已維是單車千里之行紺衣登堂之拜而一時宮賔學士闐然希聲所賴比肩之寮歌詩之又得今太子太保大學士西涯先生之文在帙俾萊之人士見之爭歆競艷日駸駸乎仕進之途若不可禦者實自毛氏始亦榮矣積於今十年二老之壽相次八十矣而維之又以請也其官則侍讀矣綴講帷之班侍皇太子日

躋之學特從内批降不踰晷繼又有乘傳續食之命焉於是乎其在途也有車以載有僕以騶有候人以迎而其遇館也以休而進飧也以食比其至而登堂也有織文鳥章之賜衣有瑇瑁寶銙之賜帶以服而於是乎以拜以舞有詹事府少詹事左春坊大學士左庶子左右諭德左右中允與翰林院學士侍讀學士侍讀侍講之詩以懸于庭萊之人士於是乎又再見之必從而諷誦之不知其亦僅如向之歆豔而已而抑或有加乎夫欲

上人之心人皆有之不知其亦或有希兾以是壽其親者乎其果然乎未也就有之必如維之向也之典而後十年始進於維之今也之典時則維之歸且壽也典有加矣則元老之詩也則又必如維之今也之典而後十年始進於維之後也之典時則維之又歸且壽也典又有加矣則天子之詔也夫然其可以驟至耶又况人事之不可知也耶予維之同年友也慕躡先生之軌爲之序使萊之人士觀以有考也夫其亦有激也夫



圭峯集卷二